

鲁迅的诗心

我们这一代读者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鲁迅的杂文,虽然常常读不太懂,但在脑海里却留下了金刚怒目的先生形象,觉得他既严肃又深刻。他的杂文让我感到,他的一生似乎尽付“征伐”之中,枕戈复待旦,荷戟独彷徨,与看得见的敌人战,与看不见的无物之阵战,自己也因此处处受着迫害与排挤。他的眼光又总是很“毒”,可以从信誓旦旦中看见伪,从豪言壮语中看见怯,对人心世故有一种锐利到可怕的勘破,且把这勘破无所保留地写进文章中。从一方面看,他显然是一个清醒而又勇敢的人,见人所不能见,发人所不敢发;而从另一方面看,他又确实是一个真诚甚至于单纯的人,他毫不留情地揭露,无所畏惧地“道破”,像极了《皇帝的新装》中那童言无忌的孩子,也照见了自身的真诚、单纯,乃至是不通世故。

所以,如果从内在气质上讲,鲁迅先生倒更像一个诗人。诗人常常就是单纯与不通世故的——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。屈原就是单纯的,李白也是单纯的,杜甫仍然是单纯的,单纯并且火热的诗心与浇漓而又凉薄的世风一相撞击,往往会孕育无可比拟的诗情,会催生光芒四射的华章。鲁迅先生恐怕也是这样一位诗人,虽然他的诗歌产量不多,生前也没怎么发表,但从这些为数不多的诗作

中,我们却看到了一颗真挚、浓烈的诗心。

鲁迅的杂文很冷,读他的诗,我们发现他其实是心很热;他的目光很“毒”,读他的诗,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人太真。孙福熙在《我所见于〈示众〉者》中这样写道:“大家看起来,或者连鲁迅他自己,都觉得他的文章中有凶狠的态度,然而,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中,谁能举出他的凶狠的行为呢?他实在极其和平的,想实行人道主义而不得,因此守己愈严是有的,怎肯待人凶狠呢?虽然高声叫喊要人做一声不响的捉鼠的猫,而他自己终于是被捉而吱吱叫的老鼠。”

“被捉而吱吱叫的老鼠”正是对鲁迅命运的一个形象譬喻。他存心太善了,因而每每受伤;寄望太高了,因而屡屡失望。他的感情变得日益沉郁,这蓄积的情感洪流在寻找着宣泄的出口,其中一个当然是匕首投枪式的杂文,另一个恐怕就是“无心为之”的诗歌。

鲁迅诗带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,先生真是个情义之人。他很看重身边的亲人与挚友,不少诗作就是写给他们的:兄弟之情、朋友之义、夫妻之恩、父子之爱,尽数笼入笔端。而在这些诗作中,要以悼亡诗最见情重声悲,比如那首著名的《悼柔石》:“惯于长夜过春时,挈妇将雏鬓有丝。梦里依稀慈母泪,城头变

幻大王旗。忍看朋辈成新鬼,怒向刀丛觅小诗。吟罢低眉无写处,月光如水照缁衣。”以梦中慈母之泪对照军阀变幻之旗,更显得世道离乱;朋友惨遭屠戮而自己倾告无门,更见得悲愤难诉。诗人将满腔怨怒写成几句小诗,其中的痛楚可谓锥心刺骨。

读鲁迅诗的另一感受是,他的诗从不吟风弄月,也不无病呻吟,而是有感而发,忧愤深广。鲁迅诗饱含感情,常带声色,爱恨强烈而分明,中国文学中自屈原、司马迁肇其端序的“发愤以抒情”的传统,在鲁迅诗中沿其流而扬其波。他早年赋诗“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”,满腔忧愤与报国热情就已经破纸欲出。而作于生命后期的《自嘲》,其颌、颈两联这样写道:“破帽遮颜过闹市,漏船载酒泛中流。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读来真觉字字千钧。如果说“破帽遮颜”乃是一种自污、自秽、自远小人的养晦做法,那么“漏船载酒”就体现了不忧、不惧、不言退缩的英雄气概。“横眉”与“俯首”两句更是妇孺皆知的绝唱,充分表露了鲁迅的坦荡与深情:对敌人报以横眉冷眼,对人民付以赤胆衷肠。他的另一首《无题》也写得极好:“万家墨面没蒿莱,敢有歌吟动地哀?心事浩茫连广宇,于无声处听惊雷。”浩茫心事达于天宇,万家忧乐系于心头,伏身在万籁无声的

暗夜之中,聆听天际滚滚而来的惊雷——这简直就像一幅意境幽远而又满纸风云的画面!

鲁迅先生最为苍劲的一首诗,大概要算作于生命最后一段日子的《亥年残秋偶作》,这首诗饱含身世之感与苍凉之慨,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依旧迸射而出:“曾惊秋肃临天下,敢遣春温上笔端。尘海苍茫沉百感,金风萧瑟走千官。老归大泽菰蒲尽,梦坠空云齿发寒。竦听荒鸡偏阒寂,起看星斗正阑干。”诗人历经艰难,最后老归大泽,而外面仍然是千官奔逃,民不聊生,彻夜无眠的诗人立于窗前,听远处的鸡鸣传来,更感到长夜阒寂,他抬头仰望满天星斗,那横斜闪烁的所在,仿佛是希望之所寄托。这首诗让我们看到,鲁迅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,依然保持着“竦听荒鸡偏阒寂”的警醒,保持着“起看星斗正阑干”的战斗姿态。读这首诗,就仿佛在读他对于人生的总结、对于世道的感怀、对于理想之未能实现的沉痛、对于理想之终将实现的希冀。他始终是一个执着的诗人,到最后依然不堕对于未来的期望。

鲁迅先生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妙,这在他的诗中显露无遗。咀嚼他的诗歌,上可品到屈骚情怀,中可体味唐人风韵,下可触摸龚自珍的筋骨。他的诗以旧体居多,虽间或也有新诗与

豈有豪情似舊時
花開花落苦雨由之
何期淚灑江南雨
又為斯民哭健兒
魯迅

民歌体出现,但无疑以旧体写得最好。另外还有一本散文诗集《野草》,读来实则不脱杂感的味道。其实无论旧诗还是新诗,鲁迅先生都近于无心为之,并没有倾注太多精力。他自己曾说:“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。——但也不太喜欢做古诗——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寥,所以打打边鼓,凑些热闹。”但世界上越是无心为之的东西,往往越少了雕琢与伪饰,因而越能见出本色与性情。鲁迅先生“打打边鼓,凑些热闹”的诗歌,却成为五四以来中国诗坛上意外的丰硕收获,也难怪郭沫若会如此评价:“鲁迅先生无心做诗人,偶有所作,每臻绝唱。或则犀角烛怪,或则肝胆相照。”犀角烛怪,是指其思想深刻;肝胆相照,则指其情感真挚——郭老的这个评价,实在公允之至。无论是凭着“每臻绝唱”的诗作,还是凭着真挚、浓烈的诗心,鲁迅先生都无愧为现代诗坛上一位卓越的诗人。(张健)

本周荐书



《王国维词:新释辑评》
叶嘉莹、安易 著 万卷出版公司

本书是由叶嘉莹先生亲自参与、指导,与安易女士共同撰写的一部王国维词赏析之书。全书将王国维词按发表时间的次序排列,每首词均有叶嘉莹先生细致的讲解,帮助读者了解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学问、见识、思想、感情与人生境界,是目前极其少见的名家全词讲解集。另外,还将69家作者的文章或专著附录于书后,汇集词评人的独到见解,博采众长,使读者能多面感悟王国维词之美。
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我很爱读书。那时可读的书籍很少,我见到书眼睛就放光。公社武装部长的抽屉里有一本四角号码字典,已经破旧不堪,好多人不会查,我见了如获至宝,研究了半个月终于学会。武装部长见我喜欢,干脆就把字典送给了我。四角号码是把每个汉字分成四个角,每个角确定一个号码,再把所有的字按照四个号码组成的四位数的大小顺序排列。由于有些汉字的四角不易辨认笔形,所以查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。

后来,一位老先生对我说,除了字典、词典,还有《辞海》,那真是包罗万象,什么词都可以查到。好多年后,我才弄明白,“辞海”二字源于陕西汉中的汉代摩崖石刻《石门颂》,取“海纳百川”之意。《辞海》是在中华书局陆费逵主持下于1915年启动编纂的汉语工具书,是兼有字典、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。

调进县城工作后,我到县委党校学习,在图书室见到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《辞海》。不过,只有《文学分册》和《语言文字分册》,并不厚实,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借

来后,发现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《辞海》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,虽经反复修改,误漏之处仍属难免;因此决定暂以‘未定稿’的名义出版,内部发行,继续征求意见。准备在三两年内,再修订一次,然后正式出版。”可是等了几年,也未看见正式出版,只好去买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

1982年春,我刚调到县文化馆工作,一次路过书店,看到黑板上有1979年版《辞海》缩印本到店的通知。两年前我预订过这一本。那时营业员知道我爱买书,每周一期的《社科新书目》一来,就送我一份。我在所需书名前打上钩,算作“预订”,书到后营业员会给留着。我连忙问:“这本多少钱?”“22.2元。不过没有了,刚卖完。”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。我本想这样就算了,可后来和一位朋友聊到此事,他说,你喜欢写作,《辞海》一定会有帮助,价钱是贵了点,但物有所值。我便又去了书店。得知,买走这本书的人跑了好几趟书店,非常想买这本书。刚巧这几天营业员未见到我,就想着可以联系其他书店调拨,到货后再给我补上。好书谁都想要。最后,

在我的坚持下,这家书店从其他书店调拨来一本,我买了回来。

1985年,我调到县志办公室担任县志编辑,《辞海》自然不离手边。到印刷厂校对,这件“宝物”也不离左右。好多不懂的东西,一查都会迎刃而解。有一段时间,我爱上了灯谜。我写了几则赏析灯谜的短文,刊登在报纸上,受到读者欢迎。就这样陆续写了几十篇,连载了差不多一年。我能写那么多,并且得到好评,《辞海》功不可没。因为好的耐品味的灯谜多用典,短短几个字里隐含有曲折故事。不懂的地方,我就请《辞海》帮忙,所以才能得心应手、底气十足。比如有一则“户户换新符”的佳谜,打一老电影名字,谜底是《两家人》。一查《辞海》,才知典出“桃符”。古时习俗,辞旧迎新之际,用桃木板写神名,悬挂门旁,以之压邪。后来,“桃符”演变为春联。因此,“换新符”与春节有关,而“户户”即“两家人”。原来如此。

十年修订一次,已成《辞海》惯例。我对缩印本情有独钟,主要是便于翻检和携带。1989年出版的缩印本,增加的

内容多,自然要买一本。1999年版上市时,书店举办活动,可以拿以前的《辞海》以旧换新,我就委托朋友把翻旧了的1979年版拿去换了一本新的。现在想来有些后悔,应该把那本来之不易的《辞海》留着,一来,今后也许再也买不到,二来,这本《辞海》于我有重要的纪念意义,随手翻翻,会回忆出许多往事。

后来,我的居住地变动,兴趣转移,就没有再去购买《辞海》。可是,一本旧版的《辞海》一直被带在身边。近些年用得少了,但仍在发挥着作用。前几年,我写了一篇关于家乡特产魔芋的文章,就从《辞海》中查到了魔芋的学名、别名、习性、功效用途等知识。

关注《辞海》出版也成了我的习惯。第七版《辞海》2020年出版。2021年5月,网络版正式上线,这是《辞海》编纂史上的重要突破。2022年1月缩印本出版。

尽管现在有网络搜索,有电子词典,然而遇到重大疑问和重要题材,我还是会查《辞海》。每次查,都有收获。查了,才会放心。

(黄开林)